

賀龍元帥 的最後十年

賀曉明 著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www.hkopenpage.com



1953 年，薛明所攝賀龍父女合影

目 錄

一、從1959年廬山會議到1966年底	9
二、1967年	43
三、1968年	79
四、1969年	103
五、“九．一三”事件和為賀龍平反	123
附錄：我的自述（片段）	198
後記	218

2012 年 6 月 9 日是父親遇害 43 週年的日子。43 年過去，了解“文化大革命”的人已經不多了。無論現在還是將來，只要實事求是還是真理的時候，這本書所記錄的親身經歷、所見所聞，隨時都可以見證是非曲直。這本書我為家人記錄了他們的前輩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苦難！這本書還記錄了我們這一代人的心路歷程。

一、從1959年廬山會議到1966年底

1959年7月至8月廬山會議，彭德懷元帥和黃克誠大將受到錯誤批判，被撤銷軍事領導職務。

1959年8月26日，中央關於國防部長人選的問題徵求羅榮桓元帥的意見。羅帥說：“國防部長外事活動多，林彪身體不好，建議賀龍擔任。”

1959年9月17日，全國人大任命林彪為國務院副總理、國防部部長，免去彭德懷國務院副總理、國防部長職務。

1959年9月26日，中共中央組成了新的軍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副主席林彪、賀龍、聶榮臻，由林彪主持軍委日常工作。

1960年，林彪夫人葉群開始任林彪辦公室主任，由中校晉升為上校軍銜。

1961年1月，中共中央批准成立國防工業委員會，任命賀龍為主任。從此賀龍以極大的精力，投入到國防工業的建設和發展中去了。

1962年3月起，林彪因病休養，軍委日常工作由賀龍和聶榮臻主持。

1962年9月，中共八屆十中全會決定成立彭德懷專案審查委員會，以賀龍為主任。彭德懷得知消息後說：“這樣好，賀老總不會亂來。”賀龍對彭德懷的檢查說：“就這樣可以了。彭老總寫材料，手都寫腫了。”這個專案審查委員會審查了兩年多，比較尊重事實，沒有把“裡通外國”等新罪名強加給彭德懷。

1963年5月，林彪讓葉群通知軍委辦公會議，他現在主要



彭德懷，曾任軍委副主席
副總理、國防部長、八大政
治局委員



黃克誠，曾任國防部副部長
總參謀長



羅榮桓，曾任總政治部主任
軍委副主席、八大政治局委
員、人大副委員長



賀龍，曾任八大政治局委員
國務院副總理、軍委副主席

是養病，不能過多地考慮軍隊工作，請軍委辦公會議和總部同志放手去做工作，不要等他的指示。具體工作由第一線的同志大膽去做，由軍委辦公會議處理；大一點的問題請軍委常委處理；重大問題，直接請示毛澤東主席、中央決定。

1963年9月，毛澤東在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正式提出：“林彪同志長期生病，身體不好，我建議由賀龍同志主持軍委日常工作。”隨後羅瑞卿也開始主持軍委辦公會議工作。

毛澤東的決定沒有錯。這種工作變動，與林彪同級的老同志誰都遇到過。不知道林彪在由此而來的“休息”時間裡，想的是甚麼？但肯定對他日後的所作所為，起到了極大的作用。林彪1951年已經是中央軍委副主席，1958年5月成為中央政治局常委。當他徹底被權力慾所控制後，一切通往這條路上的障礙都成了絆腳石，不管你是哪個“山頭”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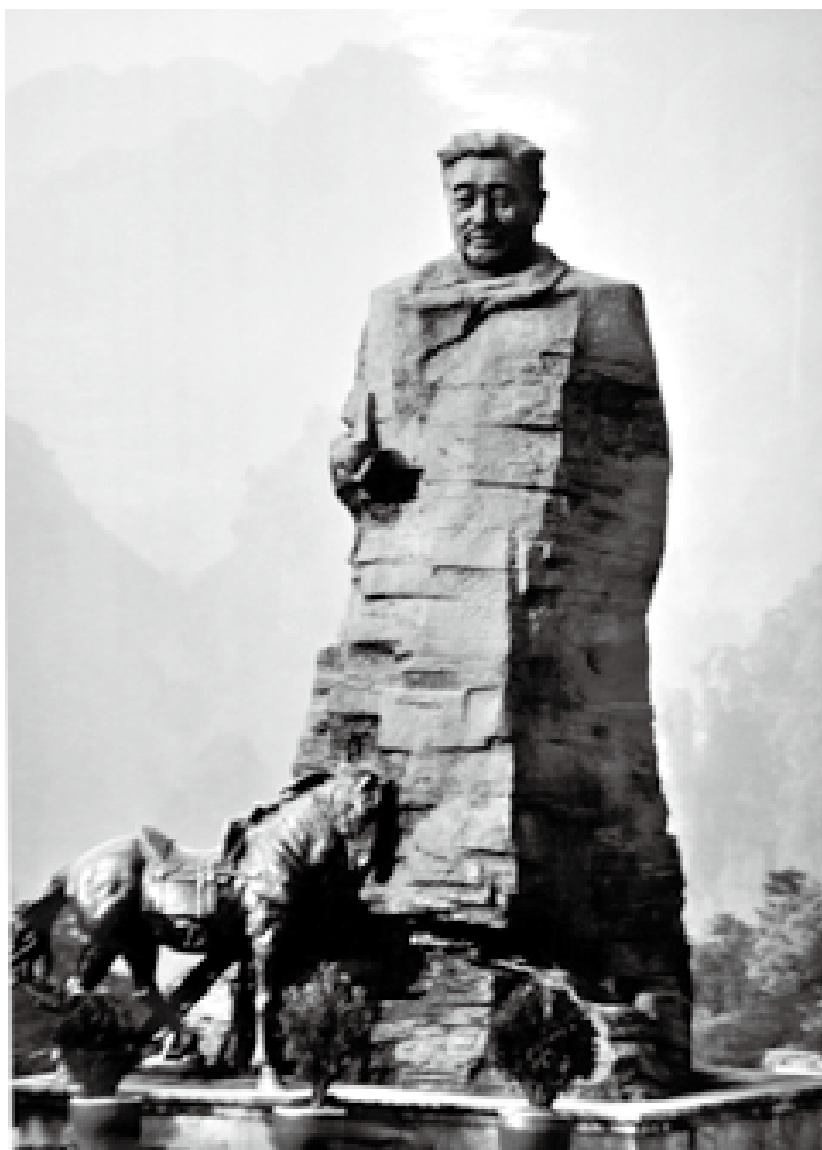
1964年6月，全軍展開“大比武”活動。在全軍各部隊推廣郭興福教學方法、掀起群眾性練兵熱潮的形勢下，為了進一步促進部隊的軍事訓練，中央軍委決定在全軍舉行一次全面的“比武”活動。6、7、8月間，全軍分為18個區舉行了“比武”大會。參加“比武”表演的共1.37萬餘人，參觀的幹部近10萬人。“比武”期間，毛澤東、劉少奇、董必武、朱德、周恩來、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於6月15、16兩日檢閱了北京、濟南部隊的軍事訓練彙報表演，對受閱分隊和民兵代表的彙報給予了高度的評價和讚揚。



1964 年 6 月，賀龍陪
同毛澤東步入練兵場



毛澤東在做舉槍射擊姿勢
左為濟南軍區司令員楊得志 右為北京軍區司令員楊勇



1986 年 11 月，紅軍長征勝利 50 週年，桑植縣委、縣政府在天子山立賀龍銅像

1996年3月22日，賀龍誕辰100週年之際，薛明上天子山去看賀龍銅像時流淚了。當晚她思緒萬千，夜不能寐。第二天寫下了這首詩來寄託自己對賀龍的思念之情。“夥計”是他們兩人私下的稱呼。

夥計夢

風雨呼喚湘域行，
挽手渡步如仙境，
青山碧水有雄風，
常青樹下伴真情。



薛明看賀龍銅像時流淚了



賀龍墓碑

2009 年 6 月 27 日，賀龍元帥的骨灰按照他生前遺志，經中央批准，由北京遷往他的家鄉湖南張家界賀龍公園安葬。這是媽媽帶著我們做完她一生中最後一件大事。我們替爸爸高興，他終於回家了。

2011 年 8 月 31 日，媽媽離開我們去爸爸那裡了。

這是我在父母墓碑前的祭文：

首先感謝中央領導同志對我父親母親骨灰合葬請求的批准。感

附錄

我的自述

（片段）

少年時代

我是一八九六年丙申年舊曆二月初九生於湖南省桑植縣洪家關一個貧農家裡。我的乳名叫賀文常。

家裡有四丘田，有三丘整的，還有一丘和二伯各種一半。每丘可打一至三挑毛穀。家裡有五六間房子，房子後面有一塊小菜園。我家和鍾家共養一頭牛。

家中除父親外，還有祖母、母親，都是家庭婦女。另外還有三個姐姐，兩個妹妹，一個弟弟。父親有三兄弟。大伯叫賀士選，是裁縫；二伯賀士造，是農民，以後發展成地主。父親賀士道農忙務農，農閑時做裁縫。有時活多了，父親就和別人換工，他幫助別人縫衣服，別人幫他插秧。

我母親姓王，她總是擔心我，怕我闖亂子，經常拉著我的手苦口婆心講道理。母親對我不打不罵，我尊敬她，儘管她的道

理不一定對，我在她面前從不頂嘴。祖母喜歡我。特別是母親責備我時，祖母就把我拉在懷裡，從上到下摸呀摸呀。我知道祖母疼我，是喜歡我的性格。

父親看見有錢人家的孩子念書很體面，將來一定有出息。他也希望我能念書。父親託人和私塾老師說了許多好話，我五歲時父親好不容易把我送到私塾去讀書，當時給我起了個學名叫“賀平軒”。

我學過《百家姓》、《三字經》等等。當堂我總是第一個背下來，但我對學堂裡背書、給老師磕頭作揖、打手板非常反感，放學後光玩不讀書。第二天背不出來，老師打手板，罵我笨，不可造就，有錢的小夥伴也恥笑我。有時我還打赤腳上學，穿的衣服破破爛爛，有錢人家的孩子瞧不起我，當面罵我窮鬼，我氣不過很不願意上學。

年幼時經常看到保長到村子裡不是催糧，就是逼債，受苦人苦苦哀求，對他們說多少好話也不行。這些狗仔子不管窮人的死活，窮人時常遭到他們的毒打。有一次在玩的時候，有一個小夥伴要演保長。我問他：“你長大了做甚麼？”他裝作一副盛氣凌人的樣子說：“我就想當保長。”我對保長本來就很反感，一氣之下就打了他一個耳光子，打得他哇啦哇啦地直叫。他邊叫邊說：“你家窮，想當保長當不上。你長大了做甚麼？”我氣不過當即對他說：“我長大了以後，要專當打保長的人。”我總覺得《三字經》中的“人之初，性本善”不是這樣的。那時候，有錢人和

狗腿子欺人太甚，窮人沒有好日子過。

讀到十歲我就不讀了，在家割牛草，扯扯眼繩。十三歲學會耕田，插秧。父親把我的名字“賀平軒”改成了“賀振家”，希望我好好種田養家糊口。當時家庭生活不好。家裡人一心指望我長大成人，能興家立業。我開始懂事起了，只想著將來怎麼養活家庭。

我在十四歲時和當地人許家橋王家茂二佬等，趕著騾馬到湖北、四川、貴州，運過鹽、販過馬，賺了一些錢，全交給父親了，父親用它買了些地。這個活太辛苦，白天走路，夜間要自己喂馬遛馬，在野外睡覺，天氣不好時也要趕路，吃不上飯，有時就在路上吃幾口乾糧，太累了。但是自從離開家，我也算開了眼界。真是天下烏鴉一般黑，受苦受難的都是窮人老百姓。

一九一三年我和父親走到湖北恩施一帶，走累了進到一個小茶館裡。這個茶館只有一張桌子，兩條板凳，旁邊坐著一個大約三十歲的人拿著長煙袋吸煙。我們叫他：“你是賣茶的嗎？”他不說話。這時進來一個人，他拿著一個大鐵壺給我們沏了兩碗茶說：“你們走路辛苦了，喝點水。”我們說：“你是賣茶的嗎？”他說：“不是。”並指著旁邊那個吸煙的人說：“他是這裡的主人，因鄰居被當差的抓走了，他上去勸阻不要抓人，結果被當差的毒打了一頓，把耳朵打聾了。”我站起來又問：“這是甚麼時候的事？我要找他們算賬，這些狗娘養的太欺負人了！”他對我說：“老弟，這些不公平的事太多了，請你們坐下來。”這時我

們彼此介紹了自己的姓名。這位和我們講話的人叫康伯義，他又問了我們的家庭情況，並說：“我們都是窮苦人出身，出門在外不容易，我們交個朋友。”這時我很高興。康伯義講桃園三結義，排滿復漢，講漢流即哥老會的主張“殺富濟貧，打倒貪官污吏，為窮人打天下”。我聽後認為很有道理。這樣我參加了哥老會，立志殺富濟貧，為窮人打天下。

參加中華革命黨

一九一四年天氣冷了的時分，桑植縣小學教師陳圖南找過我幾次。以前知道這個人但沒有個人交往。記得我們初次見面我對他說：“聽說過你的大名，未曾見過面。”陳回答說：“雖然未曾見面，你的大名如雷貫耳。”

陳圖南給我講中華革命黨的宗旨。他說：“中國很大，國民要團結起來，打倒帝國主義列強。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的侵略是不能容忍的！”陳圖南又說：“還要打倒袁世凱賣國賊！中國一定要富強！孫中山先生提出了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他還提出改造中國的政治制度。”等等。我當時就表示同意孫中山先生的主張：“他的主張很好，窮人是擁護，就怕實現不了。”陳圖南說：“只要大家齊心奮鬥，孫中山先生的主張會成功的。我想如果孫中山先生的理想能實現的話，對老百姓，對受苦的窮人有好處。”我向他表示同意參加中華革命黨，當時我才十八歲還打了手印。

後記

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整整經歷了十個春秋。1971 年林彪事件後到 1982 年中央為我父親徹底平反，又經歷了 11 年。可見平反昭雪之艱難非同一般。

媽媽曾說過：“因為文革的原因，我十年沒有工作了，我要盡可能的多做一點來彌補。”除了她的本職工作、社會活動以外，我親眼目睹她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了為父親昭雪中。媽媽不在了，她還有很多未完成的心願，我在繼續做著。

感謝海內外的朋友們，多年來對我父親及全家的關心！

謹以此書獻給我的父母、獻給在文革中受迫害的人們、獻給我的兄弟姐妹們！

謹以此書獻給我最尊敬的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

我願與傷害過我們的人的家人牽手！

賀曉明

2013 年 5 月 20 日